

◎ 长篇小说

乌蒙雪

李寿春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鳥 蒙 雪

李寿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蒙雪 / 李寿春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367-4125-6

I. 乌…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126152 号

乌蒙雪

李寿春 著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装帧设计

聂 勒
岳明芬
崔 洋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昭通新侨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9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125-6/ I·832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电 话: 2233222 2233881



作者简介

李寿春，男，汉族，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城，一九六五年考入昭通一中，读了一年的初中，当了三年的知青；读过云南电大三年工业企业管理专科，曾任原县级昭通市经委主任、副市长，昭通地区行署经贸委副主任，现任昭通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乌蒙雪》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往事并不如烟 回眸如在眼前

(代序)

周天忠

当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八年底告一段落的时候，中国大地诞生了一个非常的青年群体——老三届。老三届这个公认的概念指的是：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在普通中学读书的一九六六届至一九六八届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他们被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又在一九六八年底被迫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个概念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与当时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但在一九六八年底开始陆续分配工作的大学生、中专生不同，他们又多了一个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多了一份痛苦，多了几分悲壮！也多了更深的困惑与思索。

友人李寿春的长篇小说《乌蒙雪》，就是一部描写老三届从“文革”开始到上山下乡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力作。作品具体描绘了以周建平为代表的十多位知青的艺术形象。凡是经历过这一段生活的老三届，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透过这些艺术形象的生活与反思，作品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为读者提供了深刻的社会生活判断和艺术鉴赏空间。因此，《乌蒙雪》理所当然地成

为昭通第一部描绘老三届生活的力作。

《乌蒙雪》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有其独到的视角。作者没有像其它同类作品那样，把笔墨过多地放在对“打砸抢”以及“骇人听闻”的描写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通过自然平实的描写，揭示了这场“文化革命”的本质——革“文化”的命。“文化大革命”从“焚书”开始“破四旧”，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到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再到“评法批儒”，中国的许多优秀文化都被当作垃圾予以扫除。文化是人类世代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当优秀文化被当作垃圾来扫除的时候，我们不都成了可悲的人么！

《乌蒙雪》为老三届自身的反思提供了一把钥匙。今天的老三届们都已经是六十岁前后的老人了。闲暇之时，难免回首往事。回首往事，也需要勇气，因为，并非每一件往事都像蜜一样甜。一位西方哲人说过：人必得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盐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泡三次才能领略人生的真谛。“文革”铸就了老三届，但老三届并非一成不变，他们的形象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老三届盲目造反的时候，一个个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活像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的那群魔鬼。但本质上，老三届更像圣母玛丽亚身边那群活泼的天使。在蒙昧主义的熏染下，他们一度成为阿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白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们又是安徒生童话《狼和小羊》中那只可怜而无助的羔羊。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多多少少地当过印度电影里的流浪者。他们情窦初开，青春似火，但只能把一首《草原之夜》当作永恒的食粮。随着社会的演化，毋庸讳言，他们中的一部分蜕变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绝大部分已成为安贫乐道的良民，只有在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凌辱的时候，他们才会发出呐喊，直至奋起反抗。纵然岁月已然老去，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像普罗

米修斯手中的火炬熠熠生辉。

《乌蒙雪》通过具体的艺术描写，为我们揭示了所谓的“知青情结”，它千回百转凝结成为一代知青永恒的留念。这就是他们持久不变的爱、恨、情、仇。对真理执著的热爱，对邪恶无情的愤恨，对亲友永不泯灭的深情，对坏人酷似冤家的仇视，这一切成为一代知青刻骨铭心的心结，此之谓知青情结。

《乌蒙雪》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到的特色，它深深地隐含着一种委婉、蕴藉、中和之美。

首先，从构思上看，作者以一九六九年的农时节令为经，以这一年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为纬，把此前中国二十年间社会生活变迁的广阔图景勾勒出来，其间虽未直接描写震天动地的狂热，你死我活的拼杀，瞒天过海的骗术，花前月下的温存，但你依然能回到那个时代，重温那一段历史，回味那一段经历，反思那一段见闻。有道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刘勰说：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乌蒙雪》的构思拙中见巧，而又能小中见大，这是它谋篇的一个重要特色。

其次，《乌蒙雪》有许多看点，这里略举几处：一是描写知青们在肖至成屈死后的心理震撼，他们为肖至成抬棺和为肖至成的抗争，揭示了知青们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二是描写周建平想以后当中学老师的愿望，是希望今后的中学生不要再有他们的痛苦经历，揭示了他们对“文革”的否定和对今后的美好愿望。三是描写知青们对流氓耿光友的愤恨，从不敢打到寻机设计痛打。这一顿痛打，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样泄愤，像武松醉打蒋门神那样痛快，让人开心至极。须知，在老三届上山下乡的那些岁月里，知青痛打流氓的事件曾多次发生。真所谓：柔软不过溪涧水，不平地上也高声。最耐人寻味的是流氓耿光友挨了黑打之后，开始

学“乖”了。他悟出了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宣扬的所谓“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手”。他意识到不能用硬的一手对付知青，而只能用软的一手。要用软的一手，必须手握大权。于是他费尽心机向上爬，爬上了红河大队革委会代理主任的宝座。有意思的是，作品到此嘎然而止，没有再写耿光友的劣迹，而是揭露了他的丑恶思想，为读者留下了令人深思的绵长空间。

第三，《乌蒙雪》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以昭通实地为背景，用昭通方言叙述，随处可见昭通的痕迹，反映了作者热爱家乡的深情。昭通的历史沧桑、风土人情、轶事传闻等等，都被作者巧妙地穿插在娓娓的描述中，昭通人看后倍感亲切，相信外地人看后亦不乏新鲜。

程颢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我想，这恐怕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刘禹锡诗云：人事几回伤往年，山形依旧枕寒流。人生的喜怒哀乐，是不断轮回的。不变的只有永恒的自然，让我们回归自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恬然入梦。

是为序。

2008年5月22日

(周天忠：老三届，曾任昭通师专中文系主任、副校长，昭通市政协副主席。)

第一章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夜。风和雪。

滇东北群山里的昭通坝子灰茫茫一片，围绕在它四周的像盆壁似的群山看不见了，河流、树木看不清了，连那分明是宽敞笔直的道路也变得模模糊糊了，天地浑然一体，茫茫一色。没有人语和鸟鸣，唯有北风唱着寒冷的歌狂舞着，把上天赐予人间的瑞雪任意地揉搓着，揉搓够了才乱杂杂地撒下来；在席卷大地的咆哮中，夹杂着刺耳的尖叫，使这个高原坝子充满了单调的喧嚣。

城市和农村都在这浓重的风雪笼罩下沉睡了，疲劳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热闹的一天里进行过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似乎在此时都沉寂了，没有一点生气。风刮得越来越响，雪下得越来越大，人们却睡得太香，睡得太沉，仿佛都进入了太虚幻境，飘飘然全无感觉；其实，也有一些人在这沉睡中突发出阵阵的惊疑，开始思索这个看似清楚却又模糊的天地。

这时，在坝子西面的银屏山脚下，一个叫屏下村的生产队社房里，知识青年周建平坐在铺在竹楼上的铺上，身体俯在一只小衣箱上，就着煤油灯写着日记。崭新的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才写了两三页，他就烦躁了起来。被瓦缝里吹进来的风吹得忽闪忽闪的昏黄的煤油灯光，照在他那不安静的脸上。这是一张五官端正的脸，英武的双眉下一双椭圆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高而直的鼻梁显现着刚强和坚毅。这时候的他，一会儿是痛苦地摇着头，搁下笔，陷入了沉思，神情黯然；一会儿又把那英武的双眉拧成个

“倒八字”，双眼圆睁地盯着面前开了裂的土春墙壁，仿佛那墙缝里藏着一个盗贼；一会儿又鼻翼鼓起，鼻梁抽搐，怒容满面，握紧双拳向空中击出，他身后的阴影也随之晃动着；一会儿又激动地奋笔疾书起来，字比先前写得大了，潦草了，又是惊叹号，又是问号的打了好几个以后，搁下笔，沉思起来……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学校停课以来，造反有理、游行示威、批判斗争、文攻武卫、革命革命……构成了这两年半的全部生活。大批判出口就是，大字报提笔就写，为什么今天晚上写这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是这样的纷乱无绪？已过的往事就像电影那样一幕一幕地出现，是那样的熟悉，是那样的令人热血沸腾，又是那样的令人昏眩。他下意识地不再去想这些往事，然而，这些往事却十分顽固地占据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搅扰得他对新生活的这第一篇日记怎么也写不好。他只得闭上眼睛，让这些往事像飞鸟一样飞过，才睁开眼睛，翻开笔记本的扉页来，看看自己已经写了些什么。

“今天，我和广大的知识青年一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想，这是我们红卫兵接受的一次新考验。到广阔天地的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对我们的考验和磨炼，考验我们的思想，磨炼我们的意志，使我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我这个在昭通一中读高中二年级的青年学生，虽然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注：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木匠），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这几年来，我和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全身心地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学到了革命斗争的知识。但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衡量，我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还要改造。还有，我虽然学到了一些革命斗争的知识，但对革命斗争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是人云亦云、一知半解的。例如：什么

是唯生产力论啦？走资派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啦？十七年的黑线教育黑在什么地方啦？等等，等等，平心而论，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这都是我没有很好地学习，没有认真地、深刻地思考的原因。现在，到了农村这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习、思考了。好像哪位先哲说过：知识是会给人以理智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性的。只要是中学生，都要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听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中学生还要到我们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来。我们昭通城里的中学生都安排在本县的农村，外县来昭通一中读高中的同学已安排回本县的农村去了。那天在县三小的操场上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讲话的领导说我们的户口和粮食手续都已经在年前由学校统一办到我们来的社队了，今天，地县两级革委会组织了广大群众欢送了我们。”

当他看着前半部分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不满意。写是这样写了，但这时的大脑里也不清爽，就继续看下来。当他看到这一段的末尾一句时，早上那幕注定成为他们人生里程碑的欢送情景立刻出现在了眼前：在彤云密布的天宇下，昭通专区一中、二中的下乡知青们的队伍，从城东南郊的元宝山下虹桥边的母校门口一直排到进城的迎丰桥头，足足有一公里长。不知是组织者的真心欢送还是恶作剧，这支长长的队伍被指挥着进城游行到城中心的电影院广场——也就是他们经常开大会，闹革命的地方，才把他们交给各公社的领导，分散向城区四周的各个公社出发。奇怪的是，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在两旁人群的欢送口号声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行进的时候，人人都是低着头疾速地走着，没有一个人说话，更没有一个人跟着喊口号。不知是他们那曾经震撼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已经过时了，还是这座城市已对他们的声音听厌了，不想再听他们的声音了，总之，他们的声音是从此消逝了。

想到这里，他的心底突然涌上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悲哀，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小妹建华的一声“大哥”，把他拉回到了早上的情景。那是在他们正在热闹的大街上行进的时候，他听到小妹的这声喊，便循声歪过头看去，见到父亲和母亲、弟弟建安、妹妹建华站在人群里看着他，父亲对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母亲在偷偷揩眼泪。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喉咙眼抽搐起来，眼睛也湿润了，连忙移开视线，又看到他熟知的许多同学的父母，还有许多的老老少少，他们都来为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兄弟姐妹送行，他们的脸上没有欢送的喜悦，只有忧戚和偷偷抹去的眼泪。

这早上的情景又使他联想起同学们对上山下乡的种种理解和议论。尽管同学们都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但是同学们对上山下乡的理解不尽相同，议论纷纷，争论不休。有的说，为什么要我们上山下乡，不让我们继续读书呢？我们还没有毕业嘛！有的说，你去学校读什么书？谁来教你？有的说，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什么又要我们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呢？还有的说，既然是去接受再教育，说明下乡去只是一段时间，以后还要回来读书的。有的则说，这是去安家落户，如邢燕子她们。……议论来，争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被失落、委屈、愤懑、迷茫紧紧地困扰着。我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倒是楚云卿那几句乐观的话我很赞成：君子随遇而安，没了进大学的指望，不妨学学高尔基，到农村去读“我的大学”。对，既来之，则安之，车到山前必有路，船进桥孔自然直。他这样想着，心情好了一些，继续看着自己写的日记。

“我们被安排到丰收公社的知识青年有一百多人，我们有十三个同学安排在红河大队。男同学九人，女同学四人，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个个年级的都有。大队把我们十三人安排在五个生产队，我和高三级的尤明和二中初一级的赵晓龙在第九生

产队，地名叫屏下村。尤明是一个瘦高个子，戴了一副眼镜，温文尔雅的。他是我校的数学高才生，如果一九六六年的高考不推迟，他可能已考进清华或者北大了，真可惜。我和晓龙今天推举他为我们的户长。赵晓龙还是一个不满十七岁的少年，从脸面上看，还是一个娃娃，这么小就和我们一起来当知识青年，真是难为他了。”

看到这里，他歪过头去看看已经熟睡了的尤明和赵晓龙，叹口气，摇摇头，又回过头来看下去：

“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不管是长期还是暂时，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农村社员了，这是现实。农村，我们还是有些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每年秋收秋种时，都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支农，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的时候还要和社员们搞竞赛，晚上还在场院上为社员们表演节目，社员们围坐在我们的周围，为我们鼓掌喝彩，那情景真有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农家乐。而今天下午大队革委会的洪主任在欢迎我们的会上，除了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外，反复强调的都是元旦社论说的，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斗、批、改’，是一个十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群众运动，也是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还说前几年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像城里那样轰轰烈烈，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都还有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我们保持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随时提高革命警惕，要像猫儿盯耗子洞那样一刻都不要眨眼睛。对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分析、来斗争，这才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上好的第一堂课。”

农村真有这样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他的双眉又拧起来。傍晚时，当年轻的生产队指导员领着他们进村时的景象，又犹如一幅凄凉的淡墨画展现在眼前：在飘飘洒洒的雪花里，一个暮色里的村庄，由散乱的土春房组成，有瓦房，还有草房，村口的一棵

没有一片叶儿的老梨树下，聚集着欢迎他们的社员们——脸上带着木讷的、憨厚的表情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人人穿着的都是手工缝制的布疙瘩纽子的上衣和筒筒裤，多数人的肩头上和膝盖处都打着补丁，还有一些畏缩在大人们身边的孩子们，——就在那时，这个景象就定格在他的脑海里了。一个惊奇的直觉让他好生不解：高音喇叭里刚刚才热情洋溢地播颂过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不是说，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七亿人民迈步跨入了一九六九年！眼前这幅淡墨画怎么和这一片大好形势不相协调呢？而且这幅淡墨画里的人群里还有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

周建平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眼睛望着自己在烦躁中重重地写下的几个“为什么！？”上，思来想去的找不到答案。他干脆不写了，把披在身上的棉衣取下来盖在被子上，睡下去，吹灭了煤油灯。

刚熄灭的煤油灯散发出的煤油味，又让他想起了这盏用玻璃药瓶做成的煤油灯，还是指导员家借给他们的。指导员名叫肖德恭，他领着他们到生产队腾出来给他们住的社房里放下行李后，又领他们到他家吃了晚饭，还叮嘱说这几天就在他家吃饭。这家人真好，他的母亲是一位慈眉善眼的老人，他媳妇和一个两三岁的娃娃，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他妹妹也是一个回乡知青，叫肖德英，长着一张清瘦的瓜子脸，看去眼神有些忧郁，说话的时候才有点勉强的笑容。她说她是二中初二年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回家来了。他想，既然都是知青，就有共同语言的，以后有不懂的事就可以请教她。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了些许的慰藉，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屋外的风雪，一阵紧过一阵的，还在继续着……

二

“出工了——小男妇女除羊圈粪，其他的人继续做昨天的活

路(方言，即农活)！出工了——”

昨夜一场雪，地上还在白茫茫一片，天宇却变得格外的清亮了。在初开的曙光中，屏下村的老队长刘民浩踏着白雪，来到村子前面的场院上，对着村庄喊工了。社员们称他老队长，其实他并不老，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双眉间有一道明显的竖立着的皱纹，使得一双眼睛更加坚毅而有神，脸庞黝黑而两腮铁实。他头戴青布包头，身穿布疙瘩纽子的靛蓝色对襟外衣和靛青布筒裤，脚穿一双起了皱的昭通反帮皮鞋。社员们称他为老队长，是因为从初级社到生产队以来，他一直是这个队的队长，为人正直，处事公正，社员们服他、尊敬他。他有一个犟脾气，对看准了的事，就要一股劲地干到底，一个道地跑到黑，九条牛都拉不回来。正因为这个犟脾气，自从六十年代初农村“四固定”以来，他带领本队的社员们一心扑在生产上，生产连年丰收，使这个有五十多户人家，二百五十多人的生产队在昭通坝子里也算得中上等的富裕。去年，县里分给了丰收公社几只高音喇叭，公社分配了两只给红河大队，大队分配给屏下村一只，他就是不要。他说，队里有点钱，是要买耕牛和良种的，要喇叭来当得吃？当得穿？难道还睡在被窝里对着喇叭喊工？反正都要出工的，站在场院上喊工，心里踏实。

他每天站在这里喊工，不仅整个村庄的每一家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且能够使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在他的视野之中。尽管这时是一片雪的世界，许多的景物都被这洁白无瑕的积雪所遮盖，然而，在这积雪遮盖下的一切，他是十分熟悉的。全村五十二户人家的房屋倚着银屏山麓的缓坡延伸下来，虽然有些杂乱，大体上也形成了不规则的几层，家家都是背靠山麓面向平坝，只有七户的还是麦草房，别的都已换成了瓦房。房前屋后的空地里都有桃树、梨树、樱桃树、杏儿树、花红树，尽管这些树杆枝杈上这时还披着积雪，待到春暖花开时，桃红梨白的很是好看。村子后

边的缓坡上是老辈人留下的梨园，有好几十棵老梨树，一年可以摘百十挑上好的大黄梨，一户人家可以分到两挑。梨园的南北两边是两条箐沟，南边的箐沟叫荒沟沟，几经改造，沟边已是一片坡地；北边的箐沟要背阴当阳点，沟边已种上樱桃树，就叫樱桃沟。他所站着的场院有两亩地左右，场院的南北两边分别是两排社房，南边一排六间是羊圈和杂物间，北边一排是油榨房和粮食保管室。场院东边是由南向北流淌的回龙河。回龙河东边是一片平坦的稻田，是昭通坝子里的肥田沃土，像腊肉头子猪板油一般的肥美。在村子和场院之间的牛车路，拐向油榨房后边的老梨树下水井边，经过回龙河上的青石拱桥，便沿着回龙河东岸向北延伸，这就是屏下村通向外面的路了。

刘民浩深深地呼吸着这雪后天晴的清新空气，习惯地来回走着，看着周围的景物。眼睛停留在了场院南边靠河那间社房的门上，眉毛不自然地皱了一下，心里想道：前些天大队开会说，城里的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来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安排三个知青到他们生产队。前天他和保管员张仁茂到山里买耕牛，昨天晚上回来，听肖德恭来说，这三个知青已经来了。他对这些学生这几年在城里又是破“四旧”，又是造反的，把啥子都整得乱糟糟的，很是反感，从心里说，是不欢迎的。但他们又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的，毛主席的话是不能不听的。既然来了，就把他们当作是来劳动锻炼的，就是在上个一年半载也无所谓，全村人一人省一口，一家省一锅，就够他们吃了。

刘民浩正在这样想着，年轻的指导员肖德恭和社员们陆续地来了。往常，不论男工妇女，都按照老队长喊工的安排，就各理其事去了，今儿早上，大家都先来到场院上，想看看新鲜事。这时，场院南边靠河那间社房开门的声音，把大家的眼光都吸引了过去。先出门来的是穿了铁灰色新军装式衣服、戴着眼镜的瘦高个子尤明，接着是穿草绿色新军装式衣服的中等身材的周建平，

跟在他俩后边的穿了米汤色学生装的、看去还像一个少年的赵晓龙。他们见社员们的眼光都看着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红了一下脸，但又很快地镇定下来，面带笑容地向着指导员这边走过来。当他们走近肖德恭时，肖德恭就热情地指着他们向老队长一一作了介绍，又指着老队长向知青们介绍说：“他家就是我们队的老队长。”

刘民浩打量着几个知青，点着头，轻声说道：“好，好。”

肖德恭又把生产队的会计邱华才、保管员张仁茂向知青们作了介绍，也顺便介绍了身边的刘自良、张传喜、肖德让等几个青年社员，就请老队长讲话。

刘民浩望着几个知青，带笑地说了一句：“欢迎你们。”略停了一会，又才说道：“农村里的事，就是种庄稼，没有别的啥子事。农村要苦点，条件差，没有城里好，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你们才来，先安顿一下吃的住的。”

周建平在刚要起床时，听到一个陌生而又老练的喊工声音，就听出不是肖指导员的声，他下意识地猜着，喊工这个人可能就是昨天晚上肖指导员说的老队长了。昨天下午大队革委会的洪主任不是说指导员是生产队的一把手吗？怎么不是一把手喊工而是作为二把手的队长喊工呢？又看到肖指导员在向这个老队长介绍他们时的语气和神态，不像是介绍，而是一种下级向上级汇报的语气和神态；再听到这个老队长对他们说的这几句话，虽然是欢迎的语言，却没有欢迎的热情。这与给了他良好的第一印象的年轻的指导员相比，这个老队长给他的第一印象不好。不行，不能让这个人看不起，今天一定要出工！于是，他带着勉强的笑容，语气却比较强硬地说道：

“老队长，昨天我们都和指导员说过了，今天早上我们就开始出工，指导员已经同意了。”

尤明抬了抬眼镜，也笑着说道：“老队长，我们住的社房都收